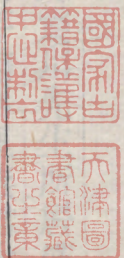




832295

歸國生書替



歸國生書替

序

阿

孫君名岱字守中居安亭江上距歸震川先生所居僅半里許讀先生之書而景慕之作爲年譜同里錢君大昕汪君照已序之矣近日杭先生大宗序施愚山先生謂年譜起于宋歷舉宋明人所作而錢君序中所援引不相蹈襲二家之言可云備矣若汪君序所舉皆杭先生所已及無出乎其外者要之錢君謂立言如震川雖年六十六謂之長生可也汪君謂守中之于先生雖謂之汗其所好亦所不辭實均爲通人之論孫君復郵寄

王序

一

予屬繼以言予將何以益二君哉昔者予世籍崑山六世祖母及高祖母皆歸氏六世祖母則先生之曾孫女高祖母則先生之元孫女也集中于先八世祖司業公及族叔祖大理公皆一見其名焉顧以予之謏劣於譜無能爲役而孫君乃能成之序之不更滋愧與抑予嘗作漢經師鄭康成

蛾術編問世夫

范孫許此八家者自漢至

晉初人也今

者五人其三人則須補輯此之謂

家法由

溯而上之後之學者欲知源流之所

處芳  
之所及孫君倘有意乎癸丑臘月西莊居  
士王鳴盛題維時瞽目重開行年七十有二



序

歸太僕震川先生文集傳於世者有崑山常熟諸本其平生大畧具載明史及郡縣志而行狀行述墓志墓表紀載尤詳惟年譜則闕而未備此孫君守中之所爲作也考先生生際嘉隆間名位未及大顯措施未及大究然其讀書於安亭江上論易圖訂尙書辨禮經悟春秋之微揆詩人之意一一要歸於大道學者靡然嚮風又條陳世務當時雖未見施行後之遵其法者全活人無算宰長興日用古教化法湖山爲之肅清則所稱立德

汪序

立功立言者先生有焉守中居安亭距先生讀書之世美堂不半里而近聞風欣慕與二三同學講習於荒江寂寞之濱攜舊聞采本傳行狀行述墓志墓表排纒事行譜之以年其用意可不謂勤乎余嘗讀唐宋人別集有年譜者無慮數十家徽國文公年譜盧壯父刻於瑞陽鄉灼又有續刻而公之八世孫洵與澍取國子監所刊行狀與婺源原所刻年譜及徽州建甯世系訂其訛謬補其遺闕合爲一書十二世孫鍾文又遡唐茶院公以來支派纂紀本末以及公之生平事蹟歷代褒典并

後賢紀述分爲十三門曰考亭朱氏文獻全譜詳畧稍殊儲藏家每並存之譜以人重如此守中是編事核文直兼仿山谷年譜例以詩文目繫編年之下俾先生之道與文久而愈尊行與呂大防程俱洪興祖三家之譜昌黎文安禮之譜柳州薛齊誼之譜廬陵朱子之譜南豐何楡之譜眉山三君子並示後學爲無窮之傳矣近世儒者言吳人香火情深輒阿好其鄉前輩若守中之於先生雖謂之阿其所好亦所不辭也

乾隆戊申春二月旬又九日嘉定汪照撰

汪序

二

序

年譜一書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曹元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後進之責歟 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世復不傳安亭孫君守中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濡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先生歿於隆慶辛未距今二

錢序

百一十有七載矣讀斯譜而如睹公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而雍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壳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戊申八月十又六日錢大昕題於小唐廡

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馬遷紀於世家  
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此年譜之所  
由昉而人畢生行事紹乎前彰乎後並包無遺亦  
由史家之有世表年表是以

欽定四庫全書年譜一種不入譜錄而入於傳記也余  
來宰是邑景仰歸震川顧亭林朱相廬三先生學  
問品行鼎足而三已得亭林年譜而刊行之若震  
川先生著作等身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兵燹之餘或不能數數

觀矣以平日仰慕之誠訪其遺書而不得旋獲孫  
守中岱所編先生年譜伏而讀之知先生生於有  
明正德元年歿於隆慶五年此六十六年中紀事  
之本末著述之先後班班可考矣至於先生力辨  
安亭張氏女殉烈事元惡遂收婦冤以雪浚吳淞  
禦倭寇書陳當事多見施行民苦征漕籲行官布  
有司則收其書而不報蓋先生未第時卽以斯民  
爲己任不懷隱默之心已若是矣詎功名蹭蹬擲  
棄屢遭殆蒼蒼者固靳之耶迨年六十始成進士



以爲可以大展其經綸矣而惟宰長興倅順德擢  
太僕未克大用賁志以歿抑又何耶先生爲文源  
本六籍囊括百家且與韓歐接武當其抱唐宋遺  
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雖弇州山  
人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亦不  
能與先生抗衡始固抵牾終歸心折故其所題先  
生象贊有余豈異趨久而始傷之語所持者正卽  
完美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學者  
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先生實作中流  
之砥柱不特以制藝爭雄一代也其譜舊有刻本  
茲已散失因不揣譎陋序其緣起重付手民世有  
能讀先生之全書者得見斯譜亦足以想見先生  
之爲人爲學而誦法步趨如親炙焉豈曰小補之  
哉惟柏廬先生年譜徧求未得殆當時未有編輯  
者歟茲從王茂才德營家借有毋欺錄鈔本敬以  
編年之法增纂遺事將并刊之爲三先生合璧以  
償初志云爾

光緒五年二月嘉興金吳瀾螺青甫謹識

歸震川先生小像



三橋胡錫珪敬摹

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  
其風止與水相忘綴前  
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  
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  
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  
而始傷琅琊王世貞贊

光緒四年戊寅冬日古樵李金兆槃謹書

歸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罕仁——道隆——德甫——子富——衡

宋湖州 居崑山 仲德遷 度  
判官居 之項育 河南廉 訪使 居崑山 度  
太倉 太倉界 涇今隸 太倉界 綱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度——仁——璿——鳳——紳

彦則號 克愛以 文美號 應韶成 綬  
素節永 高年賜 南隱例 化甲午 綬  
樂中以 冠服號 授承事 舉人城 綺  
人材薦 逸樂壽 郎 武知縣 綺

辭不就

官

鸞 繼宗號 後陶

應祥蘇 州衛指 揮僉事

鵬

應化

璣

璵

珍

琮

儀

倫

侃

信

禧

俗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紳

中

承宗號  
三峯

民用號  
一齋庠

生

正

有光

子孝

民表號  
岫雲庠

熙甫號  
震川嘉

初名翻  
孫

生贈文  
林郎

靖乙丑  
進士官

子祐——長世

大僕寺

伯景號  
若水切  
名福孫

文遠

子甯——名世

仲教號  
徹園初

文啟庠

名安孫  
萬懋丙

經世

子武科  
舉人

文勇號  
眉明萬  
武科舉  
人

輔世

良弼庠  
生

善世

文讓

子駿——昌世

叔永號  
渾菴太  
假菴庠  
文依號

三

學生

生福王  
時劄授  
翰林待  
詔

子慕——奉世

季思號  
陶菴萬  
生  
文若庠

恩辛卯  
舉人贈

翰林待  
詔

子蕭

浦生庠  
生

有尙

恆甫號  
復川

有功

明甫號  
雲川庠  
生

平

民衡號  
耀雲  
有道

宏甫號  
霽川

準

民則號  
景峯庠  
生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四

長世 時來

名世 時雍 虞臣

時采

時憲

經世 時遇

時亮

輔世 時亨

時任 明欽庠  
生

昌世 時發 楸貞

時適重刻年譜鈔錄附後



昭爾德庠  
生福王  
時監不  
知縣死

繼登爾復  
玠安蜀歲  
貢生顧廬庠生

崇正癸酉  
舉人

長興教諭  
攝縣

事城破  
不屈死

莊爾禮一  
字元恭

庠生恒軒



歸震川先生年譜

同邑孫岱守中編

嘉興金吳瀾臚請重刊

天懷

先生姓歸氏名有光字熙甫又字開甫號震川又號項脊生江南蘇州府崑山縣人歸氏之先出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間為歸氏唐天寶中宣宣公子登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諡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消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始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夜郎叩笮間幾瀕於危神人護之歸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是為先生高祖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縣學生紳紳生縣學生贈文林郎正配周太孺人實生先生

正德元年丙寅十二月二十有四日先生生於崑山城之宣化里

先生高祖承事公創宅別居須浦之上夢有人謂曰

公何不作高元嘉慶堂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已而先生承事遂於次年構堂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爲之記先是宣化里居數有瑞徵園中植薔薇春花盛開花中復結蕊作重臺樓子周圍滿架五色燦爛羣鳥千百來朝一日庭有虹起自地瞰暝屬天於是遂舉先生故名曰有光

正德二年丁卯先生年二歲

正德三年戊辰先生年三歲高祖承事公卒

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四歲

正德五年庚午先生年五歲

正德六年辛未先生年六歲

正德七年壬申先生年七歲入小學

塾師爲周處士寅之先生授以孝經大義周太孺人

中夜覺寢卽促先生暗誦熟讀無一字齟齬

正德八年癸酉先生年八歲夏五月遭周太孺人喪先

生哀毀如禮

正德九年甲戌先生年九歲

出見枯骨瘞而銘之贈公以示其友吳秀甫秀甫曰

故是司馬子長班孟堅一流人遂與訂交

正德十年乙亥先生年十歲

作乞醢論千餘言

正德十一年丙子先生年十一歲

正德十二年丁丑先生年十二歲

先生嘗自言十一二歲已慨然有志古人

正德十三年戊寅先生年十三歲

正德十四年己卯先生年十四歲應童子試

同縣梁遺厝先生鳴鸞一見先生以天下士期之同

三

時沈元朗張子賓皆一時之雋無不推服先生以爲  
不可及

正德十五年庚辰先生年十五歲

正德十六年辛巳先生年十六歲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年十七歲

嘉靖二年癸未先生年十八歲

嘉靖三年甲申先生年十九歲

讀書頂脊軒一日王母夏太孺人過之曰吾兒久不  
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

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  
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之以朝天  
子者他日汝當用之

嘉靖四年乙酉先生年二十歲應提學盧公試以第一  
名補蘇州府學生員 秋應應天鄉試

唐處士時升代王文肅公錫爵撰先生墓志云弱冠  
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

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

與吳純甫東云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

四

餘人時嘗聚會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  
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

嘉靖六年丁亥先生年二十二歲與同里季子升定交  
嘗同子升過王文恪公故宅誦壁間都太僕穆撰壽  
序約二千許言還家錄之子升說三字先生多脫誤  
以意改竄其文益善子升曰吾正苦不如熙甫之忘  
耳

嘉靖七年戊子先生年二十三歲應應天鄉試 元配

魏孺人來歸

孺人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恭簡公校之從女也恭簡爲當世名儒學者稱莊渠先生倡道星溪之上先生師事之每過其廬必劇談竟日議論莫能難有送夾江張先生序

嘉靖八年己丑先生年二十四歲長女生

先生抱女撫愛之每與魏孺人談太孺人往日事輒

夫婦相對泣

女適吳原長卽鄉進士吳中英秀甫子

嘉靖九年庚寅先生年二十五歲

有送縣大夫楊侯序

五

嘉靖十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與同學諸人結文社

秋應應天鄉試 著尙書別解成

時縣中有南北兩社同日並舉先生每晨起赴南社午後赴北社著文之外飲酒談論綽然有餘裕 尙

書別解自序云讀尙書時有所見用著於錄以備溫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比擬號曰別解

有送吳純甫會試序

嘉靖十一年壬辰先生年二十七歲與同縣俞仲蔚定

交

時稱崑山三絕謂先生古文仲蔚詩歌張子賓制藝也

嘉靖十二年癸巳先生年二十八歲長子子孝生 冬十月魏孺人卒

孺人生長富貴及來歸甘淡薄親自操作事舅及繼姑甚孝敬閨門內外無不得其歡嘗謂先生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

嘉靖十三年甲午先生年二十九歲應應天鄉試

有送李廉甫北上序王汝康會試序

六

嘉靖十四年乙未先生年三十歲讀書馬鞍山下陳仲德家塾 繼配王孺人來歸

羣居課試錄序云乙未之歲余讀書陳氏之圃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塵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遊者十餘人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鶴交舞於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間矣 山舍示學者曰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令所學者雖

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  
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吾心之理願諸君相  
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  
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  
舉筆爲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  
一種俗學習爲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  
轉相倣效更以通經學古爲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  
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爲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

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爲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  
知聖人之書爲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爲攫取榮  
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  
過酣豢富貴蕩然無復廉恥之坊雖極顯榮祇爲父  
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 有項脊軒記李南  
樓行狀李君墓志銘女汝蘭壙誌

嘉靖十五年丙申先生年三十一歲膺選貢計偕進試

於廷分隸南雒

有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示徐生書

嘉靖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三十二歲南還入南京國子  
監讀書 秋應應天鄉試

考明堂辟雍之制與諸生雜論禮樂作冠禮宗法二  
書 有寒花葬志

嘉靖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三十三歲再入文社

時嘉定潘士英子實讀書馬鞍山東麓野鶴軒結爲  
文社時則有若吳中英純甫沈世麟元朗張鴻子賓  
季龍伯子升方元儒思曾陳敬純吉甫而純甫故嘗  
主盟壇坫者乃於是年南宮下第抵家二日辭世

八

有野鶴軒壁記吳純甫行狀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嘉靖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三十四歲讀書鄧尉山中遊

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從遊者爲安亭沈果

仲子子祐生 著尙書敘錄成

與潘子實書云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

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

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

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

迷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



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厯誨語累數百  
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  
明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  
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  
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洋洋恣肆而實無所  
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  
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尙異則聖人之志愈不  
可得而見矣○贈坤上人序云余讀書吳郡西萬峯  
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上間往觀之得盡見所謂  
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花經維摩詰諸上品皆  
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不過一二要言而已○有季  
母陶頤人墓志銘女二二壙志

嘉靖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五歲舉應天鄉試第二  
名○冬計偕北行

是科長沙張文毅公治以翰林學士主試江南諭德  
龔公用卿副之文毅公得先生文謂賈董再生將置  
第一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尋自悔然自喜得  
一國士是時名重天下雖嶺海窮徼皆知讀先生文

有朱肖卿墓志銘

嘉靖二十年辛丑先生年三十六歲應禮部試下第南

還修歸氏世譜

有譜例論歸氏家譜記書歸氏世譜後杏花書屋記

葉縣丞蘇君墓志銘張克明墓志銘潘用中墓志銘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三十七歲卜居安亭子子

甯生

王孺人曾祖致謙弱於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

上堂宇閣敞極幽雅之致題其匾曰世美四明楊太

十

史守陞爲之記至是曾孫某以逋官物粥於人先生

適讀書其中孺人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

廼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贖

其直安亭俗皆窳而田惡先是縣人以不利阻之先

生稱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

眾莫不笑之○畏壘亭記云宅西有清池古木纍厝

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

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圖皆

直其前○有伯妣徐孺人權厝志姚生墳志沈引仁

妻周氏墓志銘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年三十八歲講學授徒四方來學者多至數十百人冬計偕北行

是時天下學者專事剽竊之習絺章繪句爭以相高而不知六經聖人之旨言嚮而行背之先生悼道之鬱滯刪述尙書辨禮經悟春秋之微揆詩人之意皆有卓然之見多所論著自宋以來世儒往往以文章道德爲二不知六經皆聖人之文章彼子貢之徒乃仲尼門人之高弟以文章與性天道同言夫子亦云

十一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荀卿著書百餘萬言而五帝三王之道至今彰明較著此其已然之明驗也於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徧覽諸子百家之言而折衷之上自九經二十一史下至農圃醫卜之屬無所不博而尤好太史公書嘗云班孟堅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學者多醜駁其闕子獨不然觀其序孔子世家非知道者不能至于遭李陵之禍多憤激不平之言然其要歸反之大道而已每倡其說於學者海內之士靡然嚮風矣治經尤深於易作易圖論三篇上

篇畧云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犧氏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之理凡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後之人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垣補卜數隻偶之類皆可以易言也易不離乎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人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者此明者之述也由其一端以達於聖人傳曰神無方易無體易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是故散圖以爲卦則卦全紐卦以爲圖則卦局邵子用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下篇曰或以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也不曰易有太極云云乎此其所謂橫圖也不曰天地定位云云乎此其

所謂宓義卦位也不曰帝出乎震云云乎此其所謂  
文王卦位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  
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  
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  
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罔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以爲四時則東  
西南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  
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八物四時人之百體  
與天地之所有何所不取所謂推而演之也此孰辨  
其爲宓義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  
而有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  
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  
在八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未嘗一  
言及於圖所指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  
王輔嗣韓康伯諸人絕無以圖爲說者以圖說易自  
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宓義之易  
而乃以宓義之易爲邵子之易也又作大衍解又  
嘗病宋史繁亂欲訪求遺書以編纂之卒未竟其業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先生年三十九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

夏五月安亭張氏女子殉烈死獄久未決先生方下第歸聞之馳書數千言徧告諸學侶會縣令詣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慚悔遂收元克以伸婦冤事具明史烈婦本傳其與嘉定諸友書畧云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眾庶欣欣有望茲者獄

古

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克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惟諸公畱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嚮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

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有書張貞女死事張氏女子神異記答唐虔伯書與李浩卿書與殷徐陸三子答俞質甫書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先生年四十歲

連歲苦旱王孺人治田四十畝督僮奴墾荒萊用牛

五

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四方來學者館餼無弗給  
有何氏先塋碑送宋知縣序贈石川先生序與林翰林書招張貞女詞續書張烈婦事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先生年四十一歲著三吳水利錄  
成 冬計偕北行

縣東南境李柰菜三區物產瘠薄周文襄公忱撫吳時爲通融之法令出官布以代輸糧正德間復徵漕至是連年亢旱田卒荒萊三區之民逃竄無遺歲逋日積先生憫焉思復文襄官布之舊條陳其事於有

司卒不報又嘗上所撰三吳水利錄四卷大畧言欲  
浚吳淞江當募飢民以疏鑿則飢者得濟而民不擾  
亦不報迨後隆慶三年歲祲中丞海忠介公瑞得是  
書因行其法全活無算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年四十二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

是年試卷中庸題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  
莫不父安鳥獸魚鼈莫不咸若房考官大劄批一龕  
字有輕薄子每誦此以爲嬉笑先生終不與之計較

有歸府君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先生年四十三歲冬長子子孝殤  
安亭江北谿上草舍三四楹有筠谿翁居其間日吟  
哦不輟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先生往訪之舉  
架上書數百卷悉以贈蓋巖處之高士也先生爲作  
筠谿翁傳 撰少保顧文康公夫人八十壽序李中  
丞憲卿見之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  
爲 有書張貞女獄事貞婦辨興化守周公存中行  
狀建安尹沈君墓誌銘亡兒鞠孫墳志爲善居銘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年四十四歲築思子亭自爲  
文記之 冬計偕北行

先生每上春官輒賃騾車以行先生儼然中坐後生  
弟子執書夾侍嘉定徐宗伯學謨年最少從容問李  
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肅愍廟碑以進先生讀畢  
揮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固書魏鄭公  
傳後挾册朗誦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申欲睡先生  
沉吟諷詠猶有餘味宗伯每爲人道之歎其好學深  
思不可幾及宗伯卽於次年成進士 有王母孫孺

七

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先生年四十五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

丁未庚戌張文毅公連主南宮試見先生不第輒不  
憚者經旬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爲喜而以  
失一士爲恨先生謁公於邸第謂曰吾閱天下士多  
矣若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輒畱就乙  
科欲有所他處先生辭不就是後翰林諸公以爲江  
南未了之事每試必加意焉 落第後從陸路旬日

到家時芍藥花盛開王孺人具酒相問勞先生謂得無所有恨耶孺人曰方共采藥鹿門何恨也冬張文毅公薨先生哭之慟孺人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有李惟善墓誌銘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嘉靖三十年辛亥先生年四十六歲得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西園舊廂置之庭中夏五月王孺人卒孺人爲宋丞相魏國文正公後祖承事郎恩父處士思處士早卒母氏沈太君教之甚修謹年十八來歸同艱

六

難者十有七年知書史賞治毛詩問大義於先生語之輒能了了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先生於家事未嘗營省孺人終不以有無告勤於課耕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舅姑酒醴迺敢嘗酒獲二麥必奉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來學者供億莫不得所以先生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旣歿先生哀念之不能忘報人小帖云命運崎嶇

少偶寡徒曠然宇宙得遇斯人一旦失之胡能不悲  
吾與吾妻非獨伉儷之情別有世外之交此情此痛  
不能向人道也 有恨詩二首秦國公石記悠然亭  
記樂清丞沈君墓誌銘昭信校尉晁君墓誌銘張孺  
目人墓誌銘王氏畫贊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先生年四十七歲繼配費孺人來

歸 冬計偕北行

南與沈敬甫扎云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  
寡人非故人殊忽忽耳有二石歌櫟全軒記

九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四十八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 有途中悼內詩顧原魯先生祠記蔣原獻墓誌  
銘顧孺人墓誌銘書郭義官事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先生年四十九歲子子駿生夏四  
月日本寇作先生入城守禦

時費孺人婉身才三日倉卒攜家舟行半里許一奴  
遙呼疾至出嬰兒於懷解布裳裹之擲入舟中蓋卽  
新生子也 寇自海上來沿吳淞江而西所過邨落  
爲之一空尋攻縣城先生作禦倭議備倭事畧陳之

當事多見施行其議云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  
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耶摩  
堆所謂耶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武時始遣使朝貢  
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  
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  
亦無有至者矣今日啟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  
闖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  
及溥海內外罔不臣貢而叢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  
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  
不至宣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  
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  
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  
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  
宜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累其王始  
足以伸中國之威願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  
爲自守之計愚以爲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瀾閩  
廣徭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  
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而

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  
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  
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  
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  
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  
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賊敗於海者爲  
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  
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  
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民知效死而倭不  
能犯矣 有甲寅十月紀事詩外舅魏光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題曹節婦碑陰冀民望行狀上總制  
書論禦倭書與沈養吾書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先生年五十歲寇退先生返安亭

冬計偕北行

有冰崖艸堂賦喜聞繡賞長至日安亭海上紀事頌  
任僉事畱別安亭諸友諸詩真義堂記自生堂記張  
鴻臚墓誌銘太學葉君墓誌銘沈貞甫墓誌銘太學  
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先生年五十一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

有避倭無定居親交少至獨一二同志時來問學詩  
撫州學博唐君墓誌銘書里涇張氏妾事送南京虎  
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先生年五十二歲

上元於世美堂中以皇慶舊材作几其銘曰惟九經  
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  
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有太學周君墓誌

三

銘居君墓誌銘龔母秦孺人墓志銘送郡別駕王侯  
考績序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先生年五十三歲冬計偕北行途  
次撰雜記一卷

濟州城南遇泉州舉子數人問知先生名皆悚然環  
揖言吾等少讀先生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  
有元朗先生墓碣王君時舉墓志銘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先生年五十四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秋王詹事永美邀遊海上

是科試卷爲忌之者格簾外下第後或以告先生先生作解或文曰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缺然失望蓋卷格於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微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而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張文隱公爲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復主試屬長洲章懋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

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故曰有天命焉是  
科易藝中用齟齬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被醜詆先  
生聞之亦不與較是時婁東王司寇世貞主盟文壇  
聲華烜赫奔走四方先生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  
江虛市之間提三錢雞毛筆樹牙頰相堵柱不少下  
嘗爲永嘉項思堯作文集序曰今之文難言矣未嘗  
知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擘爭附和之  
用以詆誹前賢意蓋指司寇也司寇聞之曰妄則有  
之庸則未敢聞命先生曰惟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  
者也司寇晚歲贊先生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  
云 有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詩遊海題  
名記分宜令許遜卿行狀王烈婦墓碣借老堂記題  
金石錄後星槎勝覽後瀛涯勝覽後書沈母貞節傳  
後跋桂海虞衡志陳古泉畫像贊

附錄

王司寇世貞書歸熙甫文集後余成進士時熙  
甫已大有公車閒名而積數年不第每罷試則主司  
相與咤恨以歸生不第何名爲公車而同年朱檢討



者佻人也數問余得歸生古文詞否余謝無有一日忽以一編擲余面曰是更不如崔信明水中物耶且謂何不令歸生見我當作李密視秦王時狀余戲答子遂能秦王耶卽李密未易才也退取讀之果熙甫文凡二十餘章多率畧應酬語蓋朱所見者杜德機耳而又數年熙甫之客中表陸明謨忽詒書責數余以不能推轂熙甫不知其說所自余方盛年憍氣漫爾應之齒牙之鏘頗及吳下前輩中謂陸浚明差強人意熙甫小勝浚明然亦未滿語又數年而熙甫始

第又數年而卒客有梓其集詒余者卒之未及展爲人持去旋徙處曩靖復得而讀之故是近代名手若論議書疏之類滔滔橫流不竭而發源則灝淳朗著誌傳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愛脫賺法惟銘詞小不及耳昌黎於碑志極有力是兼東西京而時出之永叔雖佳故一家言耳而茅坤氏乃頗右永叔而左昌黎故當不識也他序記熙甫亦甚快所不及者起伏與結構也起伏須婉而勁結構須味而裁要必有千鈞之力而後可至于照應點綴絕

不可少又貴琢之無痕此母但熙甫當時極推重于  
鱗于鱗亦似有可憾者嗟乎熙甫與朱生皆不可作  
矣恨不使朱生見之復能作秦王態否

附錄

桐城方苞書歸震川文集後昔吾友王崑繩目  
震川文爲膚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  
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  
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  
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  
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

三

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詞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  
其氣韻蓋得之于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  
貌耳孔子於良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  
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  
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  
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  
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  
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  
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節錄

王光祿鳴盛鈍翁類藁序明自永宣以下尙臺閣體化治以下尙僞秦漢天下無真文章者百數十年震川歸氏起於吾郡以妙遠不測之旨發其澹宕不收之音掃臺閣之庸庸斥僞體之惡濁而於唐宋七大家及浙東道學體又不相沿襲蓋文之超絕者也七大家之文大抵皆取正面震川則取反面旁面側面如畫家烘雲托月之法畫有逸品有神品有能品逸品全以氣韻勝脫去形樞品爲最高震川之文畫之逸品也琵琶箏笛入耳喧喧詘然而止了無餘韻琴有泛聲乃在弦外鹽止於鹹梅止於酸而良庖治之恆令味溢於酸鹹之外震川之文弦外有聲酸鹹外有味者也是故言在此而意在彼節愈短而趣愈長或似顯而實幽或似近而忽遠褒中帶刺欲抑先揚一篇之中文外重旨言中隱義有不可以遽測者焉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年五十五歲秋八月重遊海

上

有中秋偕王詹事張廣平楊百戶劉楊李三文學詹

事子一夔余子福孫觀海遇雨海邊夜起飲酒聽楊  
昭信彈琴子敬聞余往東海有疾不得相從作詩送  
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因懷子敬郭都督營  
中觀壁間文休丞詩次韻等詩陸允清墓志銘陳君  
厚卿墓志銘中奉大夫雍里顧公權厝志封奉政大  
夫王君墓表素節堂銘

嘉靖四十年辛酉先生年五十六歲夏四月大雨至十  
月方霽歲大祲先生著救災事宜陳之當事冬計偕北  
行

天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水災事宜云嘗見漢世國家  
有一事必令公卿大夫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  
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  
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  
家之法某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之  
書皆無逾於此者郊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畝澮  
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  
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  
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

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邨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邨氏所謂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單君鏐本毗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楊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滯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固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也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

完

實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靈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旣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

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  
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某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  
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  
可以及于此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  
沒之河一旦流通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  
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歎誦明公之  
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  
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  
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

三

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  
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  
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  
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  
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  
不開江也宏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飢疫死  
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正德  
四年尙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決不可緩望早  
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飢民浚

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菱蘆自崑山  
漫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踰口入海放  
今年渟瀦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

先生往來汶濟間甚久相度河原擬作漕渠書而未  
就 有次陸光祿端居篇韻詩世美堂後記慶春樓  
記寄玉太守書吳民謠引朱母顧孺人墓志銘思質

王公誄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年五十七歲應禮部試下第  
南還撰壬戌紀行二卷夏四月贈公考終於家

三

贈公早歲游縣庠屢試不第及先生舉鄉試遂謝去  
年逾七十奉親如少年兒子不自知其老也日閉戶  
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下  
之風享壽七十有八 有壬戌南還登濟城望城武  
汶上淮上夜泊胡陵悼周孺亭寶應阻風諸詩送熊  
分司之任滇南序可齋記本庵記御史中丞李公哀

詞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年五十八歲憂居里第子于

慕生

有中丞李羅村行狀通參張石川墓表王府君墓志  
銘朱隱君墓志銘周孺亭墓志銘周君墓志銘贈翰  
林檢討許君墓表張季翁墓碣李君墓志銘唐孺人  
墓志銘毛孺人墓志銘與趙子舉書張氏女貞節記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九歲七月服闋冬計  
偕北行

有崑山縣新倉興造記保聖寺安隱堂記龔深甫墓  
志銘吳橋周氏家慶序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年六十歲舉禮部會試成進

士除授長興縣知縣

三

是科新鄭高文襄公拱主禮闈試餘姚胡祭酒正蒙  
副之四明余文敏有丁爲同考官初文敏公嘗隨父  
任至崑欲師事先生未果至是手一卷古色閩澹曰  
必歸君也進之高公公喜曰是張文毅公畱心數  
十年不能得者若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已而果然  
或云是春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林學士招鄉人徐  
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  
避雨士人家見壁門懸扁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



翔雉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鑑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學士爲文敏具言先生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先生乃得雋 廷試故事皆從翰林所薦時余文敏及翰林諸學士皆以第一人見待卷當進呈當事者令校尉故亂其卷遂落三甲榜出天下失望華亭徐文貞公階薦館職以年限不與例當外補或勸之告就博士先生曰豈以我爲諸生不能爲吏耶仲尼之教皆以文然如子路冉有其志皆欲得國而治之而子弓游夏之徒多以治

邑見稱若謂儒者不能爲吏則天下之官其誰任之是年及門之士與先生同舉進士者嘉定李汝節崑山王執禮執禮授建甯推官先生作序送之曰余始五六歲卽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辨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于語言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

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  
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  
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  
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  
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迄不相下  
餘姚之說尤盛中閔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  
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至于爲其徒者  
皆倡一和什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所以然此一時士  
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邈世不見知而不悔

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尊德性  
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  
學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皋陶所稱直  
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宋陸  
之辯固已啟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  
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卽孟子言性善  
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  
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

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  
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  
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  
果能有及其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  
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甯推官因告之以凡爲  
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閒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爲余默  
致其禮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  
不惑者也 有西苑觀刈麥應制送都水朱君視水  
張秋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璧詩馮會東墓志銘曹

三

子見墓志銘金君守齋墓志銘褚隱君墓志銘上徐  
閣老書陳封君雙壽圖序兼葭集序見南閣記震川  
別號記平和李氏家規序五嶽山人前集序送同年  
孟與時之任成都序送澹甫魏鴻臚榮授南還序送  
余先生南還序送指揮使周君序送光之英之任眞  
定序送丁聘之之任平湖序送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六十一歲到長興任子子

蕭生

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先生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苦不當過自嚴重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具獄 先生好搜金石遺文之官後與徐南和劉云官舍無事頗慕歐陽集古錄奈力不能也 有遼州州判素亭陸先生壽序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王梅芳時義序都水稿序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年六十二歲在長興充浙江鄉試

外簾官

先生蒞任後崇學校修廢祀存名臣之後以友其賢士大夫出死囚三十餘人縣故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於此拷掠賊人使誣良爲盜先生察其實受誣者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卒罪勿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省釋百人嘗遵律令給獄囚衣糧天寒大雪費孺人自縫絮衣給之又重囚母死當葬先生縱之歸事畢還就獄有嗾其逸去囚不忍負也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巖中捕之不能得先生率吏

士掩之賊蜂起格鬪矢戶滿前先生目不爲瞬竟伏  
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夜夢兩人頭  
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且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  
妾輒斬以問先生潛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  
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至是湖中舟可夜  
行鄉間夜不鳴犬嘗言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溼  
惟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  
病自以負海內之望數十年明習古今成敗故有所  
擊斷寢息直行已意大吏多惡之 初穆宗在藩邸

三

有中官素愛幸中官故土人子知所嚮慕遣其從子  
來受業每邀先生私謁先生固謝之中官復謂其從  
子曰王不久爲皇帝我令歸先生見之請爲異日地  
耳何先生膠固若此耶及穆宗卽位中官益隆貴先  
生絕不與通 有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咸  
明與賜見分數楮詩長興縣令題名記長興縣城隍  
神靈應記張太孺人墓志銘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隆慶二年戊辰先生年六十三歲遷順德府通判入覲  
南還假歸里門應建儲詔請旨勅贈先生考文學公如

其官妣周太孺人贈孺人元配魏孺人贈孺人繼配費孺人封孺人

封典祇及前妻一人與最後一人時費孺人願以應得封典推讓王孺人先生因援貤贈例請之仍不得允隆慶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強腹內欲一一征之先生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追逮也今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伺候縣門其費豈直升斗而已是不如不赦之無擾也一切弗問又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洪武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

三

人不等及鄰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先生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而大吏弗善也又長輿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願充里甲先生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先生者得通判順德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倅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具疏乞致仕云念巨擘斷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兩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

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專示來世疏成爲  
朝臣所格 時新鄭高公方罷相先生上書申致其  
意曰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先皇帝厭代新天  
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欣然望治世道升降之機也  
天子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  
望明公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天  
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  
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  
謂明公以此行於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

三完

周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  
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某仕進屯蹇九試禮部晚爲  
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  
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  
忤排搆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  
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  
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  
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  
旨卽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

求是正 有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  
托俞宜黃訪求危太僕集上巳日泊桑園鄭家口夜  
泊淮陰舟中晚坐寫懷出港灘舟泊華亭普照寺河  
下書事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酬馮太史次宋莊  
見棄田有作借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讌集苦寒魏  
郡謁按察張公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詩重造承  
志堂夾室記戴楚望前後集序重修承志堂記趙汝  
淵墓志銘方母張孺人墓志銘沈節婦傳夢鼎堂記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綸寵延光圖序上瞿侍郎書

早

王都御史書

隆慶三年己巳先生年六十四歲夏五月赴順德通判  
任冬入覲

高文襄公移書慰勞曰君宰邑豈第忠實以百姓之  
心爲心蓋漢代之良也然稍得遷敘深以爲恨夫道  
之將廢也命魯之不遇也天卽孔孟且安之若夫讀  
書窮理攄其衷臆以成一家之言此則人所不能禁  
也 通判雖董一郡之馬然事多在縣不過受成而  
已少有紛更民輒受其害先生惟靜以鎮之土室蓬



戶日讀書其中諸郡縣歲入馬於阿寺馬一有選下必破數家之產先生移文問寺悉得準格全濟甚眾作馬政議曰國家苑馬之設依仿漢唐然又於兩京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考洪武初制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恤使有可能責

罕

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良法哉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也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

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買俵爲急矣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斯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遊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

望

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芻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保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 有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

宇上人邢州敘述送陳玉叔之淮安太守任送同年  
許侍御出按滇南送同年溫都諫荆湖行省詩順德  
府通判廳記二首道難文馬政蠲貸記馬政庫藏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泗水何隱君墓碣華亭蔡氏新  
譜序贈弟子敏授尙醫序上萬侍郎書趙閣老書王  
中丞書林侍郎書

附錄

汪編修琬說鈴吳江計甫草至順德追憶震川  
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卽策蹇往求遺址不可得乃  
入署旁廢圃中西向炷瓣香再拜流涕被面見者以

爲狂僕夫匿笑計了無忤色

附錄

計孝廉東撰順德府建歸震川先生祠堂碑記  
吳中震川歸先生以文章顯名於明嘉隆間距今百  
有餘歲歲久而論益定其遺集多寡同異無慮千餘  
篇然今善論文者莫不推述之比於宋歐陽曾王謂  
其高潔簡肅間有駢宕變化可出入諸公相與伯仲  
無媿色然子謂以文知先生猶淺也魏志徐幹傳曰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獨懷文抱質淡薄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

矣先生生嘉靖全盛之日士莫不急科名聲譽相徵  
逐先生數上春官屢見斥張文毅公欲以舊誼招致  
之卒守正不一往伏處安亭江上身教授弟子妻課  
童僕耕田百畝供老親賓客酒漿饘粥讀書食貧三  
十年天下賢豪長者暨諸公卿貴遊聞其名不得見  
其人此與偉長何異且當是時同里王元美浙東王  
伯安或以文章或以理學號召天下俊雄魁傑之士  
靡然從風而先生以坎壈不得志之人卓然楮柱其  
間文章則呵元美爲妄庸理學則以伯安爲非是而

器

確守伊洛之傳孤持其自得之見不惑於羣言久之  
而天下之悔而思返者卒歎服先生爲不可及卽此  
時唐應德在三百里之內閩中王道思山東李中麓  
與先生甚合今先生集中未嘗有與諸公往復倡和  
之詩若文也可謂獨立不懼君子人矣先生得第一第  
令長興有異績以不善事上官遷邢州倅日杜門讀  
書而已政府高中元夙知先生不次召用官太僕丞  
掌外制文字又不踰年而歿予旣讀先生之文而又  
深敬先生之志行癸丑六月順天督學王公奉簡書

按部至邢考校多士夙知邢爲先生佐郡服官之處  
又於先生集中讀其自爲順德府通判廳記二首想  
見記中所稱獨步空庭槐花黃落徧滿階砌殊歡然  
自得及衙內一土室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  
地可避者慨然如見先生焉詢之郡縣稽之志乘考  
之名宦祠跡知先生者蓋少益見先生之淡薄寡慾  
獨立不懼其不欲求知於天下後世類如此因與通  
守晉江黃君言而黃君喜其官爲震川後輩慨然鳩  
工王公捐俸助之不三月祠成旣自爲記泐石而屬

壘

予爲碑頌我願歲時之祭凡守土者必效瓣香之敬  
於祠中邢人士必有邀靈於先生而興起能文者敦  
行厲志者則又王公所以勉率多士之意也夫

附錄

徐檢討欽歸太僕祠堂歌并序歸太僕震川先

生昔爲順德馬政通判於衙舍後結屋三椽爲讀書  
處作廳記二篇載集中百餘年後余師改亭先生過  
順德從逆旅徒步入城尋遺跡不可得于郡治芻荒  
烟蔓艸中西向設瓣香流涕載拜去越數載黃岡王  
昊廬侍讀督學畿內卽故址建祠數楹規模宏敞俯

眺太行西麓中奉震川香火時改亭適在吳廬幕內  
實贊成之余客錢唐友人雪灘釣叟遺書稱述且屬  
爲詩紀其事因作長歌云千古文章歎薪積腐遷班  
椽爭辟易偃僵簡傲豈無才歐柳曾王中繩尺百餘  
年來歸震川遺經自抱荒江邊琅邪濟南互撐柱餘  
子媿媿紛眼前甫里先生是我師論文得失寸心知  
披榛逆旅捫遺跡瓣香遙擲勿人嗤此事微茫已十  
載瓦礫霜濃猶不改黃州學士今最賢建植華堂發  
深慨雪灘釣叟特相聞意氣難隨宿草湮請看奇字

吳

侯芭哉那可悠悠與俗論太息風烟迴鉅鹿絕巘萌  
齋蔽荒竹寂寞婁江一片雲年年飛傍太行麓

隆慶四年庚午先生年六十五歲陞南京太僕寺丞  
仍給筆札作馬政志畱掌內閣制敕房纂修世宗實錄  
先生以邢州倅入賀萬壽節上疏乞改國子監一官  
俾以五經訓誨學者會同寺檄畱京師修馬政志蓋  
管馬官素隸太僕故也時高文襄公及內江趙文肅  
公貞吉相次入政府二公皆愛重先生遂引爲南京  
太僕寺丞而興化李文定公春芳復畱掌制敕修

世宗實錄焉 張文毅公初諡文隱先生掌制敕請  
改今諡制辭卽出自先生手 有邢州丞陳大理寄  
詩未及答將至京先寄謝詩請博選閣臣疏馬政職  
官志祠祀志蠲貸志庫藏志永平張封君墓志銘抑  
齋夏君墓志銘白川圖記正俗編序

隆慶五年辛未先生年六十六歲正月十三日卒於官  
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  
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  
閒旦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期徧

畧

觀以盡作者之變乃遽於去秋寢疾欲乞歸以實錄  
未就勉畱竟捐館舍臨歿書以示子曰假我數年卒  
成大業庶幾不負先師今竟不可得命也然乘化而  
往亦復何恨哉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  
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所爲杼寫  
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無意於  
感人而歡愉慘惻溢於言語之外至於高文大冊鋪  
張帝王之畧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  
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

自無所容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若臨川則  
不難抗行嘗以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  
功偉烈書之爲恨事其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  
非流俗可及舉子業與德清胡思泉友信歸善楊文  
襄起元臨川湯義仍顯祖先後齊名以配同郡王文  
恪公鏊武進唐襄文公順之薛方山應旂常孰瞿文  
懿公景濂所謂八大家也著有易圖論大衍解尙書  
敘錄尙書別解孝經敘錄洪範傳考定武成冠禮宗  
法王午功臣記馬政志二孝子傳荀子敘錄諸子彙

吳

函讀史纂言六經莊子史記標注先秦文錄兩漢詔  
令宋史論贊文章指南太僕集三十二卷遺集二十  
二卷別集十卷三吳水利錄四卷倭寇本末歸氏世  
譜等書行於世

萬曆三年乙亥葬先生於崑山城迎薰門內金潼港之  
原

王文肅錫爵撰墓銘云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  
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  
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



歎皆諧呂律匪籩匪簋烝餽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  
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附錄 崑山新陽合志歸太僕墓康熙十三年知縣董

正位修葺乾隆六年署新陽知縣丁元正修復十四

年巡撫覺羅雅爾哈善檄下蘇州知府邵大業崑山

知縣鄒召南新陽知縣江正超大加修葺

乾隆二十一年督學李

因培檄下崑山知縣許治新陽知縣康基田重立墓門墓碣五十五年新陽知縣王應奎重修

附錄

丁明府元正修復先生墓記震川先生墓在今

新陽縣東南數百步爲方九畝七分有奇三面距河

巽

惟右與居民址相接而以路爲界故有石馬華表碑

碣松楸之屬乾隆六年辛酉四月余承乏來茲越日

謁先生墓於湫隘囂塵中幾不可復識墓門石柱僅

存隔牆古樹一株扶疎輪囷陰可覆冢上施斧斤者

且數四以闢闔境風水得全登隴四望溷廁穢積累

累錯於前其左右屋而翼者圜而牧者坑而土室者

圜而灌蔬者廠而爲磨爲舂爲廩爲棧爲庖漏者瓜

分瓦裂日以侵削余蓋不勝古墓犁爲田松栢摧爲

薪之感命吏稽冊繪圖勘丈召居民而諭之以義

動之以情恍之以法皆說服其踞者吐之價售者償之碍者毀之否則仍之俾出其租計反所侵高糧地五畝七分零合之乾隆元年改輕則地四畝一分零舊額得復立兩戶冊名歸太僕莊著以官示無敢易也東西道爲兩圈門以通行人中建墓門仍舊制甃厝爲之牆若干丈刻厝曰明太僕寺丞歸震川先生墓後倚古樹亦甃厝爲屏環隙地植松數百株令居民守之歲以所入地租輸賦外供春秋祭掃爲詳其事於憲而專其成於學嗚呼先生固宇宙間不朽人

也當正嘉之際天下學者以文章道德爲二多事剽竊之習絺章繪句以相高先生獨毅然不屑爲科舉之文根柢六經爲有體有用之學實欲見之行事僅以太僕丞老悲哉然先生嘗宰湖之長興理冤殍出殊死者三十餘人縱誣盜六十餘人湖山爲之肅清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靈數十萬先生經術之發爲文辭者其效已可概見坡公之祭昌黎謂公之神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茲墓域片壤所以藏先生之形骸者

而余斤斤爲此蓋仰止景行有不能自己者爾抑余  
聞達者必有後今嫡嗣元龍飢驅挈家餬口四方久  
莫知其處至不能守先人邱隴異日倘有繼起而志  
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者溯水木之本源余今日之  
清釐聊以當曼父之母之誨可也若踵爲置田建祠  
以利其後又在董事之有心者

又按縣志歸墓有二冢東西相連僅隔數尺而墓門  
在東冢之前文獻無存人亦不能指何穴爲震川藏  
魄也近閱歸氏家譜中有未刻記墓一則但云東南

至

門內金潼港墳主穴南隱公諱璿配俞氏新墳主穴  
震川公諱有光配魏氏王氏據譜考之知南隱公者  
先生之高祖也丁令封築之後忽西冢穴前蘆葦盡  
發奇光滿地爛爍數夜不滅邑民無不感歎意此實  
先生兆域乎及元龍自虞山來崑應試問之果然東  
墓子山午向西墓壬丙兼子午主穴震川公穆祔者  
元恭莊也又考先生再繼妻費孺人別葬新陽江東  
稱匾十圖西巨字圩所生子子駿子慕及子駿之子

昌世並祔

續緝著述目 凡收入四庫全書者

易經淵旨一卷 收四庫經部 易圖論上下篇 大

衍解 尚書別解 洪範傳一卷 冠禮宗法 孝

經敘錄一卷 讀史記纂言十卷 六經莊子史記

標註 先秦文錄 兩漢詔令 宋史論贊 壬午

功臣記 二孝子傳一卷 文章指南五卷 冤園

襍鈔 三吳水利錄四卷 收四庫史部地理類 論賦役書

倭寇本末 諸子彙函二十六卷 收四庫子部 荀

子敘錄一卷 馬政志一卷 攷定武城一卷 道

聖

德南華經評註十二卷 歸氏世譜二卷 震川文

集三十卷 收四庫集部別集 別集十卷 同震川文集初

刻本三十二卷 收四庫集部別集 遺集二

十二卷 太僕集二十五卷 校定 震川尺牘

舊本集二十卷 族弟道傳所刻為常熟本 尚書敘錄

附錄 重修歸震川先生墓記

予奉檄視事新陽既至即拜明歸震川先生墓叢莽

蔽天敗礫塞徑為慨然者久之時義興路君保和秉

鐸是邑予為之言曰先生一代偉人也令長興治行

卓然不大用於時其所蘊一發於文章時弇州尚書  
並建旗鼓先生斥之爲庸妄巨子後尚書亦心折先  
生其祭先生有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  
而始傷尚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有明一代之文  
上繼韓歐未墜之緒而開本朝方氏劉氏姚氏以存  
文章之正軌者先生一人而已至今三百年其子孫  
零落使樵採弗禁有司之責也昔孔融爲鄭康成特  
立一鄉曰鄭公鄉予之於先生亦此意也旣以語路  
君乃爲之封樹周以棘籬中營墓門方伯永康應公

墓

寶時題曰明歸震川先生之墓前予者巴州廖君繪  
植梅十數本於穴前邑人士席元禧何顧綯建亭其  
左墓故有前邑令王應魁碑丹徒王夢樓先生所書  
遂以陷之於壁而予亦勒石其右以誌修復之蹟而  
戒其裔孫祖英世守焉祖英者予校武童置第一今  
爲庠生亦以永先生之澤也同治辛未冬月海甯陳  
其元譔

陳子莊太守宰新陽重修 太僕墓至今未及十  
年又見榛荆滿目矣而碑記巋然在壁瀾於瞻謁

